

# 林黛玉日记

(白话本)

〔清〕绮情

原著

钱巍

今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

90152

I 342.1  
41

# 林黛玉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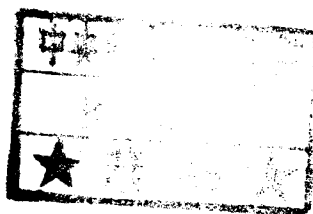
(白话本)

[清] 绮情 原著

钱巍 今译



\*200085219\*



中国妇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2 号

责任编辑：赵 仲

封面设计：李冬安

DK34/27

林黛玉日记（白话本）

〔清〕绮情 原著

钱巍 今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6.375 字数：139 千字

1993 年 1 月北京第一版 199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书号：ISBN 7-80016-644-9/1·125

定价：5.40 元

## 前 言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各种续书层出不穷，但内容大同小异，极少精品。清人绮情独辟蹊径，以文言日记形式描绘了黛玉悲惋曲折的内心世界、凄凉孤寂的遭际和与宝玉饱含甘辛的恋情。与其它续书相比，此书有三个显著特色：

一、细致形象地展现了林黛玉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从而使读者更加深刻地了解和把握林黛玉这个中国古典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典型。例如，黛玉在与宝玉初次相见时似曾相识的感觉，及以后对他的又爱又恨、又信又疑，相处中的或喜或怒、且喜且忧。有的心理描写甚至具有相当的深度，写出了潜意识、无意识，因此具有某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人物形象也更具立体感。

二、补充、完整了《红楼梦》的某些情节。例如：《红楼梦》中黛玉从获悉父亲病危到重返京城，寥寥数语，一带而过。而《林黛玉日记》则详细记载了黛玉归途中的忧愁和父女的诀别之情。这是《红楼梦》中没有的，也是不可能写到的，但对于塑造黛玉这样一个形象却是颇为重要的情节。

三、既以《红楼梦》为蓝本，又有翻出新意的创作。这样，此书不但为《红楼梦》增辉，尤其是红学家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料，还为广大《红楼梦》爱好者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读物。

绮情原著脱稿于1918年前，初版由世界书局印行。

1988年，笔者曾标点、校勘《林黛玉日记》，并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此次在将《林黛玉日记》文言文原本翻译成白话本的过

程中，笔者力求语言通俗易懂、流畅明快，但又不失原著典雅曼丽、精致洗炼的风格。然而效果如何，当由读者评说。

钱 巍

一九九三年二月

## 林黛玉日记

我生不逢时，多灾多难。自打呱呱落地，就带愁来。长大后，闺阁中的时间一多半消磨在药罐茶炉之间。待母亲去世，家里的日子大不如前，而我也失去了依靠和寄托，而今我已十一岁，身上病、心中愁，一年更比一年重。我弱不禁风，长此以往，哪经受得住，恐怕不久就要与世长辞了！红颜薄命，千古如此。我是何等样人，岂能逃脱这一命运？只是我这一生，不幸事多，如就这样怀恨而终，实在太可悲了！听说古时候的闺秀名媛，在一腔忧愁无处诉说时，常常将一腔幽情倾泻于纸上，留传后世。虽然她们的身体已不复存在，芳名却能长存。后人看见她们的墨迹泪痕，没有不伤悼追念的。我虽才能平庸，也极想仿效她们。但我生性懒散，时写时停。而今马上要与我可受的家庭别离，往后困扰我的烦恼、忧愁之事比以前会更多，我不得不打起精神，拿起笔来，以完成我平生之愿。如遇到可记的事情，我必定记下来。今后我还能活多久？我的笔又能记多少？只是每次一拿起笔来，就觉得一缕愁思紧绕笔端，只怕我所记下来的也只是一幅血泪图罢了。后世的读者，也能为我伤悼追念么？我不得而知。

夕阳西下，鸟雀归巢。江岸长堤上，秋柳沐浴落日余辉，颜色暗红。风动处，柳叶簌簌坠地。江面上，风帆如林，乘风破浪，船头切水，木桨咿呀，与岸上渔歌遥相呼应。这正是我离家去京城之时。当时我站立江岸，斑驳的树影在衣裳上雕饰出朵朵花、丛丛兰。父亲默默地站在我身旁，两只枯

干的眼窝，几乎要滚下泪珠来。我知道父亲内心悲伤，不由得更加伤心，差一点哭出声来。我尽力控制自己，唯恐因为自己让父亲愈加哀恸。

我自从来到人世，没有一天离开过父亲。父亲常常看着我在庭院里同别的孩子玩斗百草之戏，或在篱边种花作为乐趣。想不到没有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却要远离家门。此后哪有人侍奉父母呢？况且父亲年龄已老，还没有儿子。家族中，后代也不繁盛。即使有后代子孙的，也不是嫡亲的。我出门远行，父亲触景伤感，必然会更加为没有儿子承接烟火而发愁。我过去曾经想，老天爷生人，给了他官俸，必然减少其他的福份。就说我父亲吧，官至御史，并继承勋爵的封号，可说是富贵显赫了。可是没有子嗣，岂不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我父亲一向喜好读书，一天到晚埋头案首，不以为苦。到二十岁上娶了我母亲。我母亲性情温和，与我父亲情投意合，很是融洽。婚后第六年生下我。我一生多病，一年当中，倒有半年为病所苦。三岁时，曾见一个疯疯颠颠的和尚，说我如不皈依佛门当佛家弟子，将来必不幸福。这种说法荒唐可笑，我父亲当然不信，而我却从此越来越瘦弱。这之后我母亲生下一个儿子，但不到三岁就早夭了。于是父母亲更加疼爱我，视为掌上明珠。我天性并不愚笨，几岁时就知晓事理了。世间的千愁万恨，一一看在眼里，装在心中。郁积得太多了，欢悦之情就越来越少了。闺阁中无事时，总是双眉紧锁，临风长吁短叹。父亲见我这个样子，暗暗发愁，对我母亲说：“这孩子过于聪颖，不是好事啊！”因此，请先生教我读书，想借诗书陶冶我的性情。不想我读书后，更加多思多虑。此后不久，母亲又丢下我而逝世。当时我只有六岁。一个六岁的女

童，骤然失去母亲，天下还有比这更伤心的事吗？记得母亲垂危之际，曾握住我的手说：“我的儿，我要走啦。我一辈子生了两个孩子，只活了你一个。我快死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呀！你要好好跟着父亲，不要想念我……”这句话未说完，就咽气了。唉！母亲的诀语使我终身难忘。就是今天想起来，还像是昨天的事那样清晰。然而现在母亲墓地的树木已经长得很粗，坟头的荒草也长成一片。七里山塘之间，母亲那三尺坟茔在夕照的余光里冷清地横着，怎不让人悲伤？

母亲死后，父亲郁郁寡欢，既痛念妻子，又怜恤幼女，每天埋头于书卷之间，以排遣忧闷。在当上官儿之后，公务繁杂，很是累人，因此心绪愈加不好。每有空闲，父亲带我徘徊于残月晨风中，父女相依，一派凄凉。不知不觉，又过了五年，我已长大成人。年龄虽然长了，而忧患愁思却一刻没有离开过我。换句话说，我从生下来后，与我终日相伴的，只有“疾病忧愁”四个字。

近年来，特别有一件事儿令我厌恶。但凡见过我的人，没有不啧啧称赞的，说我容貌绝佳，实在是世上第一美人。曾有一次，我在街上走过，遂有几十个人围上来，跟着我的车子边走边议论，恨不得将古往今来所有称颂美人的话都用在我身上。其实我自己对镜而视，觉得也很平常。况且生而为女子，已经算是不幸了；再有些姿色，就更是不幸中之大不幸了。我对自己的姿容还有什么可觉得金贵的呢……

在我这样思前想后的时候，夕阳已经下山，对岸炊烟袅袅，微风吹动，转眼间化成深蓝色的暮霭。回头看父亲，见他老泪纵横，偷偷地擦拭。他神色惨然，对我说：“我的儿，你这一次走，我很放心。你外祖母慈祥，必定像母亲那样疼

爱你。只是你的病一天重似一天，我不能亲自为你延医求药，心中很觉不安啊！”听到父亲的话，我心中更加酸楚，不由哽咽起来，说：“我去后，会好生调养身体，父亲大可放心。不过近来父亲身体更不比从前，以后一早一晚的，身边也没有人照料。我到了异地他乡，梦中也会想着家里。父亲千万保重。”父亲说：“儿不要担心，如果有南来的人，经常捎封信回来。还有一句话要对你说：贾府中人多事情杂，你千万要谨慎，自珍自爱，处处小心，不要让人看不起你啊！”

说话间，船夫几次三番地催促上船。于是父亲扶着我下船舱，一边走一边擦眼泪。我想说句话安慰父亲，但心乱如麻，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半天我才含着眼泪说：“父亲，我走啦。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就回来看您。”父亲轻轻点头，撩起衣裳，跨上岸去，又回头对我说：“到京城后，千万要写信给我啊！”我答应“嗷！”。“嗷”字出口，不觉泪如泉涌。等到再回头看时，家乡已消失在苍茫暮色中了。

我到京城去，其实是外祖母的主意。外祖母生于金陵史家，嫁给贾家，人都称她史太君。贾家是金陵城的大户人家，富贵显达，远近闻名，凡是到金陵城来的人，没有不知道贾府的。贾家的先人都很显贵，到宁国公、荣国公，分为两支。宁国公死去后，他的儿子贾代化继承官职，又生两个儿子，大的叫贾赦，已死；小的叫贾敬，专心于炼丹术，不过问家事。有一儿子叫贾珍，孙子叫贾蓉，而今都住在宁府中。荣国公死后，他的儿子贾代善继承官位，这就是我的外祖父。他已死去多年，有两个儿子，大的叫贾赦，就是我的大舅父，小的叫贾政，是我的二舅父。大舅父性情平和，继承外祖父的官衔，在家呆着。他有一子叫贾琏，已成人，小有才气，现

帮助料理荣府家务。二舅父刚直端正，酷爱读书。皇上爱他的才，赐给他主事的官职，而今又升到了员外郎。他以前生有一个儿子，叫贾珠，不满二十岁就死了。后来生了个女儿，叫贾元春，因贤孝才德俱备，已选进宫中。生贾元春后过了一年，又生一个儿子，出世后，发现他嘴里衔着一颗玉石，上面有字，因此给他取名宝玉。宝玉聪明伶俐，俊秀温柔，就是不喜欢读书，只愿意与姐妹们玩耍，因此二舅父不怎么喜欢他，但外祖母却把他当性命似的爱惜。听说他今年已经十多岁啦。我父亲曾说，这孩子生得实在奇特。将来成龙还是成蛇，全看贾府的福份如何。如果他能改掉旧时的脾气，像他父亲那样读书立业，也许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否则不过是酒色之徒罢了。不单是我父亲这样说，其他知道这件事的人也没有不这样说的。依我想来，这个人既衔玉而生，肯定秉受天地之间清明灵秀之气，终了不至于太坏。当然这不过是我的推测，是否如此，要等见到他才能知道。

我在船上，烦闷、寂寞。与我同行的，是我的老师贾雨村先生。先生是湖州人氏，文章学问是绝好的。当初他很贫穷，后来因有亲朋好友帮助，做上了某县的知县。虽然才干出众，但冷酷无情，又傲慢上峰，因此招致怨恨。不到一年，被罢官，仍旧两袖空空，无牵无挂，到处流浪。某年到得扬州，我父亲听说后，带上聘礼，请他做我的老师。先生不遗余力地教我，可说是尽心尽力。我今天所以能提笔写笔记，全靠先生的教导。这一次因为得到都中奏请皇上恩准起用下野的官员的消息，所以他马上求我父亲跟我舅父说一说，帮他周旋此事。父亲感念他教女之恩，便答应了，让他跟我的船

走。以后，我进贾府深院，他在宦海沉浮，师生之情不能再继续，实在让人哀伤！

船已走了一个多月。一路上，两岸长满芦荻，一片荒凉。秋风掠过，沙沙作响。每当黄昏夕照，只见一队队水鸥在晚霞中翻飞、翩跹。深夜，只听得鹤鸣寒空，猿啼幽谷，景象凄凉，使人更加思念家乡。

我从小到大，没有一天离开过家。小时候，母亲抱在怀中，形影相随，时刻不离。等到我入学读书，如一会儿见不到，必定派人来看望我。实指望母女相依，今生今世不分离，哪想到母亲早早逝世，更想不到母亲去世后，我孤苦伶仃、体如弱柳，还要千里迢迢远行！天下最可怜的，是没有母亲的孤儿。而无母孤儿寄人篱下，是更为悲惨的了。我是两样都兼全了，因而我的可怜可悲，可说是旷古未有！

这次远行，其实不是我的心愿，只为是外祖母的意思，不好推辞。况且父亲年已五十，不想再娶，我又多病，年纪还小，上无母亲教养，下无姊妹扶持，去投靠外祖母和众表姐妹，也许可以减轻父亲的负担。然而毕竟是自家好，突然远离，依依惜别之情，何时才能消除？所以船往前走一尺，我的痛苦就长十寸，真所谓“心随流水，船过回头。”

与我同船的，还有几个女佣人，都是贾府派来服侍我的。但我看她们吃的用的，比我的还好。过去母亲曾对我说，贾府奢侈华丽，近世少有，我还不信。今天看到三等女仆尚且这样，比她们地位高的，更不用说了。我这一去，又陷入绮罗丛中了。我真想不通，官宦人家何苦要比赛似的一个比一个奢华呢？依我之见，还是俭朴为好，否则子孙染上纨绔习

气，一旦失去权势，没有能保住家业的。这就是富贵人家的后代，为什么容易衰落的缘故。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浅见，不足以与他人谈论。

船到京城后，贾雨村先生拿着名片先上岸去拜见我舅父。舅父听说我到了，即命抬轿子来接我。我乘轿前往贾府，心中怅然。一路上只见街市繁华，人烟稠密，一派首都气象，非别地可比。不多时来到一座府第前面，只见雕梁画栋，金檐玉阶，门上悬挂一匾额，上写“敕造宁国府”五个字，才知道这就是外祖父家的房子。从这儿又往西走，见到一处与这相似的一座府第，文楣镂槛，青墙丹墀，飞翠流金，霞蒸云蔚，这就是荣国府了。门有三个，有石狮矗立两边。门旁还有十几个人两边排开，均坐着，一个个华冠美服。我等均从偏西的角门进去。走了大约一箭地，换上几个衣帽周全的小厮，接过轿子抬进去。到一垂花门前，小厮都退下，有老仆妇争相上前掀开轿帘，扶我下轿。进入垂花门，有一间堂屋，中间放置大理石屏风一面。转过屏风，见有三间厅房，厅房后面即为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都是雕墙峻宇、丹楹刻桷，构造富丽堂皇。两边是穿山游廊，走廊上挂着鸟笼，内有鹦鹉、画眉等鸟雀。阶前坐有几个丫头，见我到，都一起站起来，笑着说：“刚才老太太还念叨呢，不想竟到了！”我这时内心不安，想贾府这么多人，我是个陌生人，谁是长辈？谁是晚辈？我一概不知。万一称呼错了，还不被人笑话？

正想着，已听有人喊：“林妹妹到啦！”我进入屋里，见有两人扶一鬓发如银的老太太出来，我想这必定是外祖母了，才要下拜，已被外祖母抱入怀中，号啕大哭。我也禁不住泪

如雨下，就是室中的其他人，也不不掉泪。好一会儿，外祖母才被他人劝住，拭干泪痕。接着外祖母指着一个人对我说：“这是你邢大舅母。”邢大舅母大约有五十岁，样子很是忠厚可亲。外祖母又指着另一个人说：“这是你王二舅母。”王二舅母大约四十多岁，模样既忠厚温柔，又微露精明的神气。外祖母又指着一个人说：“这是你已故的珠大哥的媳妇珠大嫂。”珠大嫂端庄凝丽，没有一点轻薄之态。我一一施礼。随后又见丫鬟、奶妈簇拥着三个女孩儿来到，其中一个叫迎春，大舅父的姨娘所生，肌肤微丰，身材适中，腮凝桃红，鼻腻鹅脂，温柔沉静，看起来很是可亲；一个叫探春，二舅父的姨娘所生，削肩细腰，修眉俊眼，亭亭玉立，顾盼神飞；第三个叫惜春，身量还没有长足，看样子年龄还小，是宁府敬舅的女儿，贾珍哥哥的妹妹。相见之后，免不得寒暄一番。外祖母这时问起我，母亲是如何得的病？请了哪些医生？后来如何送死发丧？我都含着眼泪，一一告知。外祖母说：“我所生的孩子中，最疼爱的就是你母亲，不想竟死在我前头！南北路遥，连见一面都不能。我想不伤心，怎么可能呢……”话未说完，又抓住我的手大哭。

这时大家见我身体瘦弱，就知道我必定有病，因此询问我吃什么药？为什么不早点治好？我叹口气，说：“我一向就如此，从能吃饭时起，就不离汤药，到今天不知请了多少名医，也不见效。记得我三岁时，曾来了一个疯和尚，说要想治好我的病，必须从今以后听不见哭声，不接触亲戚。当时听他说的人，都没有在意，而我的病从此也再不见好。而今所吃的药，是人参养荣丸。”外祖母说：“好，这儿正配丸药，让他们制一份就行啦。”

正说着，忽然听见后院中有人且笑且说：“我来迟了，没有迎接远客！”我不觉一愣，想这屋里的人都轻言慢语，这是谁，能如此放肆？正抬头看时，已见一群妇人簇拥着一丽人到来：约二十多岁，衣着鲜丽，犹如仙子；头发漆黑，绾作八宝攒珠髻，戴满珠钗，光辉灿然；颈项白皙，围着赤金盘螭缨络圈；上身穿缕金百蝶穿花云缎袄，外面罩着一件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身穿一条翡翠撒花洋绉裙；身材苗条，风姿绰约，粉面含春，丹唇微绽，脸上时刻挂着笑意；再看两眼，就不是我的笔所能形容的了：在它深思时，乌黑发亮，在它含笑时，如秋水漾波，使人心醉。我不知道她是谁，但也站起来迎候。外祖母笑着说：“你不认识她吧？她是我们家有名的泼辣货，你就叫她凤辣子吧！”说完，大家都笑出声来。我听得茫然不解。众姊妹说：“这是琏二嫂！”我这才知道是琏二哥哥的妻子，即二舅母的内侄女；小的时候当男孩儿教养，学名王熙凤；为人干练多才，现在帮助料理家务。见到我后，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笑着说：“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天算是开了眼界啦！看她的声气神色，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简直就是嫡亲的孙女，难怪老祖宗日夜挂念，放心不下呢！”说完，又拉着我的手，问我几岁，有没有上学，要我在这儿不要想家，需要什么东西，尽管告诉她；佣人们如有不周到的地方，也要明说。我含笑道谢。这时丫鬟端进茶水果品，凤姐安排大家坐定用茶，然后又派人去收拾我的行李，安置同来的仆人，似乎荣府的大小事情，都是她一个人料理，看样子也很劳累。

用完茶，大舅母拉着我去见舅父。走出穿堂，到二道垂花门口，见一辆绿漆车子已在路旁等候。我们坐上车，出西

角门，往东过荣府正门，走入一黑漆大门内，又到一仪门前，大舅母搀我下车。走进院中，我知道这儿必是从荣府花园中划出来的一块。再往里走，是正房，兰宫秘宇，绮枕雕堂，虽然比不上荣府轩峻壮观，但也别致好看。院中花木葱茏，亭台幽胜，使人不禁有脱凡出俗之感。走进屋中，姬妾丫鬟都争相出来迎见。大舅母一面让我坐下，一面叫人到书房去请我大舅父。一会儿佣人回转来，说大舅父几天来身体不佳，暂时不相见了。我知大舅说这话其实是托词，还不是担心见到我这孤女，心中愈加悲苦，因此不如不见。坐了一会儿，我就告辞出来了。

既然已进荣府，女佣们又带我往东去。转过弯，经过穿堂，到仪门内，见有五间正房，两边是厢房，轩昂壮丽，前后敞亮，与外祖母处不一样。我想这定是正内室。走进堂屋，见屋里挂着一块巨大的匾额，上写“荣禧堂”三字。又有一副银字乌木联牌，上写：

座上珠玑昭日月 堂前黼黻焕烟霞

笔力雄健，不可多得。

偏东又有三间耳房，是大舅母休息吃饭的地方。室中的摆设非常华丽。靠窗户有一张大炕，上铺猩红色的洋毯。炕边上放一张梅花式洋漆小桌。炕下放一溜四把楠木椅子，上面都披着银红撒花的椅搭。椅子两边有一对高几，几上茶碗、花瓶，一应俱全。我在靠东边的椅子上坐下，见屋里的丫鬟服饰华丽，犹如帝王之家。这时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丫鬟走上前来，含笑说：“太太请林姑娘到她那边去坐。”我于是跟随一个奶妈往东廊三间小正房去。

小正房内，摆设也很华美。二舅母正坐在西边炕上，见

我来到，就往东边靠，让出座位。我想这一定是二舅父的座位，因此就移近舅母身边坐下。舅母抚摸着我的肩膀，说：“我知道你今天很想见到舅父，不巧他往城外斋戒去了。等以后再相见好吗？”我说：“也好。”舅母又说：“我还有一句话要跟你说：我家有姊妹三人，脾气都十分温和，以后在一起相处，或许不会合不来。只是我还有一个孽根祸胎，简直是家中的‘混世魔王’。你以后千万不要和他接触，就是其他姊妹们也都不敢沾惹他。”我听这话，知道说的是宝玉，因此答应说：“舅母所说的，莫不是宝玉表兄吧？我曾经听母亲说过，表兄性情虽然顽憨，但对姊妹们极好。我这儿来，当然是与姊妹们在一起，表兄住在别处。即使想沾惹，也没有机会吧？”舅母笑说：“你不知道，他跟别人不一样，从小因得到老太太溺爱，没有人敢管，致使他又顽皮、又痴呆，一天不如一天。如姊妹们不理他还能安安静静，如果跟他多说一句话，就像中了邪似的，满嘴甜言蜜语，整天疯疯颠颠，不晓得要惹出多少事来。因此我跟你说，千万不要给他好脸色！”我笑着点点头。

我与舅母的酬应，到这儿已差不多了。于是舅母带我后廊出西角门，见一条南北通道，南端是三间朝北的小房子，小巧精致，北端立一面粉红色的大影壁，后面有几间房子，画栋雕梁，非常美丽。夕阳映照，呈朱红色。舅母笑着说：“这就是凤姐住的地方。你以后如果需要什么，就到这儿找她。”我答应了。从这儿走过去是院子的大门，小厮们都垂手站立两旁。

舅母带我走过东西穿堂，就到了外祖母的后院。走进房里，晚饭已预备好了。外祖母一个人在床上坐着，两旁放着四张空椅子。凤姐让我坐左侧第一张椅子，我推让几次，最后不

得已坐下。一同坐下的还有迎春、探春、惜春等姊妹，凤姐等在旁边劝酒让菜。丫鬟们都拿着拂尘、漱盂、巾帕，一声不响地站立在旁边伺候。这一种富丽堂皇的景象，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吃完饭，丫鬟们过来，我们姊妹几个就她们手中的东西漱口、擦脸，然后饮浓茶。在我家，一般是吃饭后过一会儿再上茶，怕马上就喝茶会伤了脾胃。在这儿，不得不跟这儿的规矩走。用完茶，舅母等陆续走了，外祖母喊我过去，问我现在读什么书，我一一告诉她。我问姊妹们学问怎样。外祖母说：“哪有学问，不过是认得几个字罢了。”

正说着，忽然听得外面脚步声响，有人喊“宝玉来啦！”我心想，宝玉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正抬头往外看，只见一位年轻公子已大步走了进来。只见他：头戴束发紫金冠，上勒一圈嵌珠的金抹额，身上穿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一条五彩丝攒花结长穗的腰带，外面罩一件石青绣花缕缎排穗褂子，脚上穿一双青缎粉底朝靴；脸如中秋之月、初春之花，鬓角似刀裁，眉毛如墨画，鼻子似凝脂，眼睛如秋波；脖子上系着一根金螭缨络，上面拴着一块美玉。我不禁吃了一惊，心想这就是宝玉么？怎么这么面熟呢？可是我到这儿来是第一次，能在哪儿见过他呢？正在惊讶时，宝玉已向外祖母请过安。外祖母又让他去见舅母。过一会儿回转来，衣服穿戴已换过：头上短发已结成小辫，用红丝结扎，再编为大辫子，漆黑油亮，从顶端到发梢，缀着四颗大珠子；身上穿一件银红撒花大袄，脖子上仍挂着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东西；下身半隐半露松花撒花绫裤、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更加显得面如傅粉、唇若涂朱、转盼生情、言语若笑。外祖母看了笑起来：“客人还未见到，就去换衣裳，不失礼吗？”宝玉听